

世界文学名著·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

第六辑

娜 娜



长城出版社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

世界文学名著·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

第六辑

娜 娜

(法) 左 拉 著

孙芳菲 译

长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/舒清然, 曲松贺等译. —北京:
长城出版社, 1999. 9

ISBN 7-80017-402-6

I. 世… II. ①舒…②曲… III. 文学-作品集-世界
IV. 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1169 号

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

娜 娜

〔法国〕左拉

长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甘家口三里河路 40 号 100037)

北京市华都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319.75 印张 8000 千字

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017-402-6/I · 001

前言

左拉(1804—1902)，法国作家，幼年时因父亲去世，家庭生活贫困。曾作过小职员。和后来成为印象派大师的塞尚是中学时代的朋友。一八六二年在父亲的朋友的帮助下，进入法国著名的阿歇特书局。起初只是普通搬运工，因天资聪颖，被老板器重，出任广告部主任。从此有机会与当时的许多大文豪结识。一八六四年发表处女作《给妮侬的故事》。次年又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克洛德的忏悔》。左拉崇拜巴尔扎克，也想写一部自己的《人间喜剧》。一八六八年开始起的二十五年里，左拉构思并创作声名卓著的《卢贡—马卡尔家族》。全书共二十部，总字数达六百万字，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主要包括：《小酒店》、《萌芽》、《娜娜》、《卢贡家族的命运》、《人面兽心》等。其中《小酒店》是他的成名作；《萌芽》是他的代表作。整部书气势恢宏，可称得上是继《人间喜剧》之后难得一见的文学巨厦。

左拉的作品自然主义韵味较浓，对客观存在的事物，进行科学的分析，如实地予以描写。他要求作家应广泛采集资料，尊重现实。在写作时，左拉充分利用有关心理分析的细枝末节，他尤其擅长描写群众场面，能将声势浩大的或是混乱不堪的群众集会交代得清清楚楚、栩栩如生。

然而左拉的自然主义过多地重视人的动物本能、人的兽性，他只是将人当成一个孤立的人、生理的人来看待，忽视了人所处的社会对人的影响和制约，所以不能准确地反映阶级的烙印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。

《娜娜》是《卢贡—马卡尔家族》中的第九卷。它是一部揭

露性很强的小说。主人公娜娜出身于贫困之家，她被一家低档剧院的老板相中，将其捧上了舞台。虽然她没有表演天才，更没有娇好的身材和迷人的形体，可是因为她大胆，暴露的色情表演迎合了观众的变态心理而一举成名。她周旋于一个又一个男人之间，将身边男人的财产挥霍得一干二净后，再弃之而去。斯泰内因她而破产；乔治迷恋着她，为她自杀；菲利普为讨得娜娜的欢心不惜盗用公款；供给她豪华奢侈生活的米法伯爵最终也落得个财产耗尽，妻子与人私奔。一连串的事让娜娜迫切地想换换环境，于是她远走他乡。可是当她得知自己的儿子得了天花之后，立刻赶回了巴黎，不曾想自己也因感染天花而命丧饭店，情景极其凄惨。

娜娜是一个复仇女神，她的发家和堕落是对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的揭露和控诉。小说描写的不只是娜娜这个妓女的短暂的一生，而是对法兰西第二帝国贵族统治者道德败坏的深刻揭露，是对第二帝国腐朽糜烂生活的痛斥。小说最后以战争的狂热结尾，暗示着第二帝国最终将在普法战争中灭亡。

一九九九年三月

第 一 章

已经到了夜里九点了，游艺剧院的前厅中仍旧是空无一人。在二楼楼厅和楼下正厅前排座位上，有一些提前来的观众坐在那儿，他们在多枝吊灯不太亮的灯光笼罩下，隐藏在石榴红丝绒面子的椅子上。舞台幕布如同一块挺大的红渍，隐藏在一片暗影之中；台上毫无声响，台前一行行的脚灯全黑着，乐队的乐谱架子乱七八糟地摆着。仅有四楼楼座很高的地方有一片嘈杂的声音，偶尔还传出呼喊声和笑声；那里，挨着镀金窗框的大圆窗，坐着不少观众，脑袋上都扣着便宜的女帽或者工人帽^①。四楼楼座挨着剧院的圆拱顶，天花板上画着光身子的女人和在天上翩翩起舞的小孩，在煤气灯的映射下，天空呈现出绿色。偶尔有一个看样子十分繁忙的女引座员出现，手中捏着票，给她前边的一位先生和一位夫人指路，让他们入座。他们坐好了，这位先生套着礼服，这位夫人长得很苗条，坐得很直，眼睛缓缓地往周围打量。

楼下正厅前排座位上来了两个岁数不大的人。他们站在那儿东张西望。

“我没说错吧，埃克托尔？”岁数大一些的那个高声说，这个人留着黑色的小胡子，“我们提前得太早了。等我吸完了雪茄再来也不迟呀。”

一个女引座员恰巧路过。

“啊！福什里先生，”她热情地说，“过三十分钟才会有演出

^① 法国剧院楼下有包厢、前座、后座和舞台两边的边包厢；二楼是楼厅，也有包厢和边包厢；三楼、四楼是楼座；有时楼厅有两层，两层以上才是楼座。座位越高，票价越低，观众大半为工人、店员和小职员。

呢。”

“怎么他们在广告上说是九点开始呢？”埃克托尔小声说着，瘦长的面孔上露出生气的表情，“今天上午，在这个戏里演出的克莱莉丝还向我保证，说什么八点钟开始呢。”

他们静了一阵儿，接着仰起脑袋，用眼睛打量着黑影中的包厢。不过包厢贴着绿纸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楼下包厢整个都笼罩在黑影里。楼厅包厢内，仅有一个浑身肥肉的女人，将半个身子倚在栏杆的丝绒上。舞台两旁，在高大的柱子中间，有两行侧包厢，里边没有人，包厢外边有带流苏的帘子。黄白两种颜色的大厅，被浅绿色的装饰映衬着，在水晶大吊灯的弄小了的灯火映射下，若有若无的好像落满了灰土似的。

“你为露西弄到了侧包厢的票吗？”埃克托尔问。

“弄到了，”另一个年轻人说，“挺难弄到……啊！毫无疑问，露西是肯定迟到的！”

他强迫自己不打呵欠，静了一阵儿，又开口说：

“你运气不错，你过去一直没有见过首次公演……这部《金发爱神》是今年的一件重要的事，半年以来，大家都在谈论它。啊！亲爱的，那是神奇的音乐！性感的表演！……博尔德纳夫十分精明，他将这出戏放到万国博览会期间才推出。”

埃克托尔谦卑地听着，他问了一个问题。

“还有娜娜呢？那个扮演爱神的新星，你熟悉她吗？”

“嗨，又提她！”福什里抬起两只手臂叫道，“自打今天上午开始，就有人用娜娜来问我。我碰到二十几个人，一个个全都提到娜娜！我如何清楚呢？莫非我和全巴黎的浪荡女人都熟悉吗？……娜娜是博尔德纳夫刚挖掘出来的。毋庸置疑，绝对是个臭名远扬的家伙！”

他渐渐安静下来。不过大厅里没有人，分枝吊灯光线很弱，如同教堂一样庄严，在庄严中又夹杂着悄悄的说话声和进出的关门声，这所有的一切都让他觉得难受。

“不，不行，”他猛地说，“在这里守着，连头发都要守白了。我想到外边……我们在下边可能会遇到博尔德纳夫，他会将所有的事情说给我们听的。”

下边是很高的进口前厅，地上铺着大理石，这里有一个检票口。看戏的人开始往里走了。由打开的三个栅栏门看过去，能够望到人来人往的大马路，在四月天气晴好的晚上，车流不断，灯光亮如白昼。车轮的吱呀声来到剧院前，就一下子消失了，车门打开又合上，三五成群的观众来到剧院，在检票口站住，接着来到前厅里边，踏上左右分为两行的楼梯；女人们不急不忙地在上楼梯时晃着腰肢。仅有的几个拿破仑统治时期的饰物，将这个前厅装饰得如同是纸糊的列柱廊；很大的黄色海报粘在空空的灰白墙壁上，在煤气灯的强光衬托下，看来极其引人注目，上面赫然写着娜娜的名字。有不少男人路过那儿，好像让海报用力拉住一样，停下来打量；另一些男人呆在那儿说话，挡住了剧场入口。距订票处很近，有一个面孔很大的胖男人，胡子弄得光溜溜的，在那儿高声回复一些人的询问，这些人坚持要订票。

“博尔德纳夫就在那儿。”福什里从楼梯上下来时说。

此刻那位经理已经发现他了。

“嗨，您做事实在不守信用啊！”经理大老远地向他喊道，“您允诺我写的宣传文章，到头来是如此……今天上午我查看《费加罗报》，什么也没发现。”

“您别着急呀，”福什里说，“我一定要在这之前见见您的娜娜，接下来才可以评论她……而且，我没有向您承诺过任何事情。”

随后，为了不再争吵下去，他就把表弟埃克托尔·德·拉·法卢瓦兹引见给经理，这个表弟是由外省到巴黎学习的。经理仅用眼睛飞快地打量了一下，就将这个年轻人看得清清楚楚。不过拉·法卢瓦兹倒怀着不平静的心情认真端详着经理。博尔

德纳夫就是他呀，这是一个调教女人的高手，对付女人如同狱警对付重犯似的；这个家伙的心中总会弄出不少广告新点子，讲话喜欢大喊大叫，爱喷唾沫、拍大腿，还是个没脸没皮、性情粗野的家伙！拉·法卢瓦兹觉得自己在这种环境中理当讲一句客套话。

“您的剧院……”他嗓音尖利地说。

博尔德纳夫是一个说话直来直去的人，十分随意地用一句难听的话拦住了埃克托尔：

“称呼它为我的妓院。”

因此福什里同意地笑了，但拉·法卢瓦兹的后边的赞扬塞在嗓子中，说出口，心里感到经理的话十分难听，不过外表倒尽量显出赞同的模样……此刻经理急忙走过去和一个戏剧批评家打招呼，这个批评家主持的专栏在社会上的作用极为明显。等到经理再到他身边时，拉·法卢瓦兹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。他担心自己露出极为吃惊的样子，会叫别人视为没见过大场面的人。

“别人告诉我，”他想方设法开口说些什么，此刻他又说道，“娜娜的嗓子很不错。”

“她！”经理无奈地动动肩膀说，“她一开口就找不着调！”

拉·法卢瓦兹急忙加上一句：

“还听说她是个极为出色的演员。”

“她！……浑身多余的肉！她在台上手足无措。”

拉·法卢瓦兹窘得脸色有些红，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他吞吞吐吐地说：

“我一定要看看今天晚上的第一场公演。我很早就了解您的剧院……”

“称呼它为我的妓院。”博尔德纳夫再次拦住他的话，那种无情的倔犟仿佛一个信心百倍的人似的。

此刻福什里默默地望着进来的那些女人。他看到他的表弟

十分惊讶，不清楚该如何是好，就马上过来打圆场。

“你就依了他，根据他教你的称呼称他的剧院吧，如此才会让他愉快……但您，我亲爱的经理，不要再和我们说笑了，假如您的娜娜又不会唱歌，又不会表演，那您这部戏就会极为令人失望，不会出现其他的后果。同时这也是我十分害怕的事。”

“极为令人失望！极为令人失望！”经理有些恼火地高叫道，“莫非一个女人一定要明白表演和唱歌吗？啊！我的朋友，你真是蠢透了……娜娜有其他的本领，千真万确！这些本领在她身上极为突出，假设我不对，我就是个蠢货……咱们走着瞧吧，咱们走着瞧吧，如果她登台亮相的话，肯定会使所有的观众目瞪口呆的。”

他抬起两只肥硕的手，因为情绪高涨，两只手都在抖动；讲完之后，他仿佛轻松了很多，压低了嗓门小声地嘀咕着：

“是的，她的前途不可限量，啊！天晓得！千真万确，她的前途不可限量……她是极为出色的浪荡女人，啊，极为出色的浪荡女人！”

抵不过福什里的一再询问，他同意将所有的细节告诉他们；他说话用词极为难听，埃克托尔·德·拉·法卢瓦兹听着觉得十分刺耳。他讲他发现了娜娜，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：把她推向舞台。正好此刻他还没找到饰演爱神的演员。根据他的风格，他难以很长时间把精力放在某一个女人身上，他乐于叫人们马上有机会看到她。这个身材魁梧的姑娘进了他的剧团之后，引出了极大的麻烦，把剧团弄得乌烟瘴气，让他绞尽了脑汁。他以前的明星是罗斯·米尼翁，是一个有头脑的伶俐的人，又是一个很有人缘的歌星，她觉得娜娜来后有了一个强大的对手，内心十分生气，总是用辞职来逼迫他。同时还由于海报上名次先后，天呀，折腾得不亦乐乎！结果，他打算将两个人的名字用相同的字号写在海报上。他无论如何也难以忍受他人来威胁他。如果他的那些小骚货们——他是如此叫他团里的女演员的——中的

什么人，无论是西蒙娜还是克莱莉丝，行为略微有些越轨，他立刻会向她的臀部踢上一脚。如果不如此，一点也不能生存下去。这些烂货，他在用她们赚钱，他清楚她们值多少！

“看！”他讲完又岔开话题，“米尼翁和斯泰内到了。他们始终在一块儿。你们清楚斯泰内已经对罗丝觉得腻了，于是她的丈夫如影随形地陪着斯泰内，担心他跑掉。”

剧院房上的一行煤气灯，朝着人行道投下一大片充足的光线。两棵很绿的小树在灯光笼罩下显得十分醒目；一根柱子也显得十分清晰，老远就能发现柱子上海报的词语，清晰得如同白天似的。灯光之外，大马路上夜色渐渐浓了，仅星星点点地有一些灯光，马路上的人川流不息。不少人没有立刻入场，他们站在外边聊天，等抽完烟后再进来。在灯光的映射下，他们的面孔上罩了一层灰白色，他们的身影很短，在柏油路上留下剪影。米尼翁是个身材高大的壮汉，长着一个市场上卖艺大力士似的方形头颅。他在人群中走过来，手臂上拉着银行家斯泰内；这个斯泰内身材不高，可已经有些肥胖了，胖乎乎的脸，由下巴到两腮长着一圈花白的胡子。

“如何！”博尔德纳夫朝银行家说，“您昨天在我的办公室中碰到的就是她。”

“噢，是她呀！”银行家叫道，“我一点也没注意看。”

米尼翁半睁着双目在边上听着，他急躁地玩弄着手指上一只大钻石戒指。他清楚他们谈论的是娜娜。接着他发现博尔德纳夫把他的新明星的外貌说了一通儿，让斯泰内的双眼燃起了情火，他就开口了。

“别再讲了，亲爱的经理，一个不要脸的荡妇！人们会将她轰出去的……斯泰内，我的朋友，您明白我的夫人在她的化装室内等着您呢。”

他打算将斯泰内拖走，但斯泰内不愿离开博尔德纳夫。在他们前边，人们列成一条队伍，堵在检票口，传来一阵阵吵闹

声，在吵闹声中常常传出“娜娜”这两个洪亮清晰的字。那些逗留在海报前的男人们，高声说着这两个字；其他一些经过海报的人们，也用不太相信的语气把这两个字说一次；还有女人们，急着弄明白娜娜的背景，面孔上挂着笑容，也都带着惊奇的样子随着说这两个字。谁也不知道娜娜。娜娜是由地下钻出来的吗？因此谣言就在人们之间散布了，随意的说笑也在人们耳畔小声唧咕着。这两个字听来熟悉，说来押韵。如果说出这两个字，人们就十分舒畅，心情也会相应爽朗起来。一种好奇的风潮在人们之间蔓延，这种好奇是巴黎所特有的，其蔓延的速度和热病差不多。每个人都打算瞧瞧娜娜。一位夫人衣服的边饰被人挤丢了，一位先生的帽子也不见了。

“啊！你们的问题过多了！”博尔德纳夫高声说道，有二十来个男人围着他询问。“你们立刻就能看到她……我得离开了，他们在叫我呢。”

他因为已经掀起人们的关注之情而心中高兴不已，一转眼就没影了。米尼翁无奈地动动肩膀，告诉斯泰内，说他的夫人罗丝正等着他，想叫他欣赏她在头一回中穿的衣服。

“看！露西，在那儿，恰好在下车。”拉·法卢兹对福什里叫道。

真是露西·斯图华，一个长相难看的个子不高的女人，岁数在四十上下，脖子很长，脸很瘦，嘴唇却很厚，但热情洋溢，好动可爱，所以还拥有不小的吸引力。她领着卡罗利娜·埃凯和她的妈妈。卡罗利娜十分漂亮，面无表情；她的妈妈极为庄重，动作慢吞吞的。

“你和我们一道走吧，我在包厢中为你弄了一个座位。”露西朝福什里说道。

“啊，不！这可不好！莫非你想让我无法欣赏吗？”福什里说，“我买了前座票，我愿意到那里坐着。”

露西生气了。莫非他不想在其他人的面前和她呆在一块吗？然

后，她很快不生气了，谈论别的事情：

“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你了解娜娜？”

“娜娜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。”

“真的吗？别人向我保证，说 you 和她上过床呢。”

不过站在他们附近的米尼翁，伸出一个手指放在嘴上，让他们别说话。露西问他怎么回事，他点着一个路过的年轻人，小声地说：

“他就是娜娜的情人。”

每个人都向那个人看过去。他的神情平易近人。福什里认出来，他是达盖内，在女人身上挥霍了三十万法郎，目前仅可以在交易所中干点小投机生意，赚点钱，常常为女人们买买花篮，或者请她们用晚餐。露西认为他的双眼十分漂亮。

“啊，布朗施到了！”她大喊道，“就是她跟我说你和娜娜上过床的。”

布朗施·德·西弗里是一个黄头发的胖乎乎的姑娘，美丽的面孔肉嘟嘟的，和她一块来的是一个苗条的先生，服装得体，看来十分有品位。

“他就是格扎维埃·德·旺德夫尔伯爵。”福什里小声朝拉·法卢瓦兹说。

伯爵和福什里握握手，一边的布朗施和露西激烈地辩论起来。她们的裙子拦住了其他人的道路，一条是蓝色的，一条是红色的，两边点缀有花边；娜娜这两个字，频繁地出自她们的口中，她们的争论声音很高，使得附近的人全注意地听她们的争论。德·旺德夫尔伯爵拉着布朗施进场了。但到了此时，因为等待的时间越长，欲望就越难以遏制，娜娜这两个字就如同回音一般，在前厅的每个角落都鸣响着，而且声音渐渐大了起来。为什么还不开始演出呢？不少人摸出了手表；来晚了的人不及车子停好就跳出马车；一帮帮观众全离开人行道，来到剧院里，煤气灯下此刻出现了一大片空地；经过的人走过这片灯

火辉煌的空地，总要探出脖子，往剧院中打量。一个流里流气的孩子打着口哨路过，逗留在剧院门前的一张海报近旁，用低沉的嗓子叫了一句：“嗨！娜娜！”然后就晃着屁股，拖着两只烂鞋走了。他的动作引来一阵阵笑声，打扮入时的先生们会模仿着他的神情大叫：“娜娜！嗨！娜娜！”人们推搡着入场，检票口有了纠纷，吵闹声渐渐大了起来，由于每个地方都在喊着娜娜，想见见娜娜，这是人们一下子产生不理智的念头和剧烈的野性大发的后果。

在这些喧哗声中猛地传来了开始演出的铃声。一阵叫喊声一直散播到大马路上：“打铃了，打铃了。”接着人群相互拥挤，所有的人都打算提前入场，检票口多了一些检票的人。米尼翁表情十分急切，最后拖走了还没有去欣赏罗丝戏服的斯泰内。头一遍铃声传出，拉·法卢瓦兹马上拽着福什里，在众人之间挤出一条路，担心听不到开始的序曲。人们急切的表情让露西·斯图华十分生气。这些都是不明白礼仪的粗鲁人，竟敢对女人们毫不客气！她和卡罗利娜·埃凯以及她的妈妈走在最后。眼下前厅中的人已经走光了，大门外边，大马路上还有不停顿的马车声。

“这场面仿佛他们的戏全都引人入胜一般！”露西一面往楼上走一面说着。

剧场之中，福什里和拉·法卢瓦兹立在他们的椅子前，东张西望。水晶多枝大吊灯的火苗弄得很大，朝周围投射出黄色和玫瑰色的光线，再由拱顶反射到池座，显现出一大片光芒。石榴红丝绒垫子的座位在灯光笼罩之中熠熠生辉，四壁光芒四射，浅绿色的饰物在棚顶极为强烈的颜色烘托下，使夺目的黄色光线柔和了很多。舞台前面一行脚灯的灯芯已经伸长，一大片极为充足的灯光，映得幕布如同燃烧了一般；火红的幕布又厚又重，有一种梦幻中的王宫似的奢华，和舞台上的劣质框架形成强烈的反差；框架上有不少裂痕，显现出隐在包金中的灰泥。剧

院中的温度已经高了起来。奏乐的人们朝着乐谱架子调试乐器的音调，这里传出了笛子低低的声音，那里又发出了法国号暗哑的调子，随后又传来了小提琴优美的音色，这些音响全在渐渐吵闹起来的人声上边流动。剧院中的每个人都在聊天，人们拥来攘去，忙着寻自己的座位；外边过道上的人很多，绵绵不断的人流艰难地从洞开着的所有门口挤进来。人们彼此寒暄着，衣服彼此蹭着；在一行往前走着的裙子夹缝内，掺和着黑色的绅士们的燕尾服或者长礼服。一行行的椅子逐渐全坐上了人；这里晃动着一个女人的淡色衣服，那里一个女人低垂漂亮的侧脸；发髻上宝石放着冷光。在一个包厢中，一个女人探出一个光秃秃的肩膀，白得如同缎子似的。其他的女人们无所事事地坐着，没精打采地挥动着手里的扇子，观看着潮水般的人们；岁数不大的男人们逗留在正厅前座中，马甲的扣子都敞着，扣眼儿中插着一枝梔子花，用戴着手套的手握着望远镜扫视着。

此刻，福什里两兄弟正忙着寻找熟人。米尼翁和斯泰内一块儿坐在一个楼下包厢内，手腕放在栏杆的天鹅绒上。布朗施·德·西弗里看样子如同一个人就包下了楼下的一个侧包厢似的。拉·法卢瓦兹尤其留神达盖内，他坐在正厅前的一张椅子上，就在他们的前两排。达盖内附近坐着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，仅有十七岁的样子，看上去如同一个从学校中溜出来的学生，瞪着两只天使似的漂亮的大眼睛。福什里看着这个年轻人稍稍笑了笑。拉·法卢瓦兹猛地问：

“二楼楼厅中的那位夫人是什么人？边上有一个蓝衣服姑娘伴随着的那位。”

他说的是一个一身肥肉的女人，身上胸部勒得圆滚滚的，头发原先是黄色，后来成了白色，目前又弄成黄色；胖乎乎的面孔，抹了脂粉，头前如同小孩一般留了一些短短的刘海儿，衬得面孔仿佛浮肿一般。

“她叫嘉嘉。”福什里毫不在意地说道。

然后他发现这两个字仿佛让他的表弟觉得十分意外，又加上几句说：

“你不知道嘉嘉吗？……她是路易·菲利普时代初期名声大噪的女人。但眼下，她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必须领着她的女儿了。”

拉·法卢瓦兹对她的女儿毫无兴趣，嘉嘉的神态倒让他十分向往，他的双眼紧紧注视着她，入了神。他认为她魅力十足，不过他不想公开自己的想法。

此刻，乐队指挥开始挥动指挥棒，乐手们就开始演奏序曲。人们仍然接着入场，嘈杂声渐渐大了起来。他们是一伙特意来观赏第一次公演的老观众，始终是这么一些人，他们中有不少已经很熟悉，一看到对方就微笑着凑到一块。此刻，一部分老观众彼此寒暄着，他们不急不忙，十分随和，头上的帽子也不拿下来。巴黎的名流全到了，文学家、金融家和寻找刺激的人们，以及不少新闻记者，一些作家和交易所的投机商，浪荡女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正经女人。他们是极其奇特地凑在一起的人们，其中有不同特长的人，这些人全沾上了不同的坏毛病，面孔上都显示出相同的倦怠和亢奋的样子。福什里为了答复他表弟的提问，就将一些特地留给报馆和俱乐部的包厢一一介绍给他，而且还向他提到了戏剧评论家的名字，他们之中有一个瘦子面无表情，长着两片毫不留情的薄嘴唇；他着重向他介绍一个胖子，这人面孔上显现出纯真和蔼的表情，散漫地靠在他旁边一个女人的肩上，用饱含父爱的眼神情意绵绵地望着他的女伴——一个天真的小姑娘。

不过他讲到一半就打住了，由于他发现拉·法卢瓦兹在和对面包厢的人说话。他感到十分意外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问，“你和米法·德·伯维尔伯爵熟悉吗？”

“啊！认识很长时间了。”埃克托尔回答，“他家有一块地产和我们家的挨着。我总到他们家去……和他呆在一起的是他的